

四友齋叢說摘抄

一



四友齋叢說摘抄

(一)

何良俊撰

紀錄彙編卷之一百七十四

四友齋叢說摘抄一

何良俊

經

張南園曰予爲稽勲員外時江夏劉主事績以陳皓
禮記集說塗去什四因與之議其說良是後孫九
峯知之謂予曰陳說朝廷已頒降天下不可以劉
言改易語人也予遂棄之今追思其言誠有補陳
之不足正陳之外誤者只緣劉狂誕自高又制行
不檢任情放言不久遂出守鎮江府在鎮江時仍

不率矩度遂去官而其說禮之善人不及知而予亦遂忘之矣

談苑醍醐云一統志載劉有年沅州人洪武中爲鹽察御史永樂中上儀禮逸經十八篇則知古經之殘缺多矣不知有年何從得之意者聖經在世如日月終不可掩耶然當時廟堂諸公不聞有表章傳布之請今求內閣亦不見其書出非其時亦此書之不幸今人大言動笑漢唐漢唐求逸書賞之以官購之以金焉有見此奇書而付之漠然者乎世之重經學者如升庵者可多得乎

南京道中每年有印差道長五人例有贓罰銀數千
丁巳年屠石屋葉淮源骨印差要將贓罰銀送國
子監刻書因見訪及爾時朱文石爲國子司業余
與趙大周先生極力慫恿勸其刻十三經註疏此
書監中雖有舊刻然殘闕已多其存者亦皆模糊
不可讀福州新刻本復多訛舛失今不刻恐後遂
至漫滅所關亦不爲小諸公皆以爲是大周托余
校勘余先將周易校畢方校詩書二經適文石解
官去祭酒意見不同將此項銀作修二十一史板
費去其事遂寢

余在南都時嘗與趙方泉督學言欲其分付上江二縣將書坊刻行時義盡數燒除仍行文與福建巡按御史將建寧書坊刻行時義亦盡數燒除方泉雖以爲是然竟不能行徒付之空言而已

我朝留心經術者有楊文懿程篁墩蔡虛齋章介菴諸人

余以爲十三經註疏板頭旣多一時工力恐難猝辦但得將古註十三經刻行一部則大有功於聖學而於聖朝政治不爲無補且亦可以嘉惠後學其費不上一二百金但得一有意太守便可了此

惜無可與謀者

我朝薛文清陳白沙吳康齋王陽明好談理性豈是不長於經術但既托之空言遂鮮實用其門弟子又蹈襲其師說各立門戶深衷厚默勦取道學之名以爲進取之捷徑自是經術道學始岐而爲二矣

今 朝廷若欲求經術之士廟堂諸公集議行之亦甚不難蓋翰林院原設有五經博士而翰林院亦有秀才名色當精選深于經術者爲博士招集天下之能通經者皆隸焉公家月廩餼之日省月試

必待精深然後官之則庶乎可以廣求士之門而學者競趨於經術亦不長文詞浮艷之習此選舉之佳事也蓋祖宗元有此門舉而行之在當事諸公有意與無意耳如欲訪求經術之人當今各郡太守凡遇考滿之期各選三四人自隨如古之所謂計偕者與之俱至京師送禮部考選如計偕之人果能通經卽筭任內功蹟若非其人舉主卽加黜罰其無者聽然亦必以有無爲殿最或庶幾可望得人

章介庵先生爲南畿督學是年歲考某適領案後以

事謫授松江貳守遂爲相知曾以公事至海上訪
余敝廬見堂中懸馬西玄見贈詩介庵指之曰此
公正人也余亦數至府衙卽相留竟日所談皆學
業不及公事嘗言少年時讀書五經四書大全書
眉上標寫皆滿又言圖覺經說理精到是與孔子
對床睡的宋儒傳註只在孔子床腳底下鑽如何
會識得又痛黜詞章之學時余字登之嘗對郁子
江言我聞何登之喜讀文選與藝文類聚諸書縱
讀得精熟有甚用處然文章亦學者之事故孔子
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某意以爲力或有餘則兼

之未必不是

我朝薛文清吳康齋陳白沙諸人亦皆講學然亦只是同志薛文清所著讀書錄康齋白沙俱有語錄正門人劄記之以貽同志者何嘗招集如許人惟陽明先生從游者最衆然陽明之學自足聳動人况陽明不但無妨於職業當桶岡橫水用兵之時敵人偵知其講學不甚設備而我兵已深入其巢穴矣蓋用兵則因講學而用計行政則講學兼施於政術若陽明者真所謂天人三代以後豈能多見而後世中才動輒欲効之嗚呼幾何其不貽譏

於當世哉陽明同時如湛甘泉者在南太學時講學其門生甚多後爲南宗伯揚州儀真大鹽商亦皆從學甘泉呼爲行窩中門生此輩到處請托至今南都人語及之卽以爲談柄甘泉且然而況下此者乎宜乎今之謗議紛紛也

在留都時趙大周先生入覲反留都語良俊曰在京師曾一見何吉陽吉陽問余曰大周這些時何故全不講余曰不講吉陽又問曰若不講何所成就余應之曰不講就是我成就處吉陽無以應蓋大周先生之學已到至處是卽莊子所謂目擊而道

存者夫佛家猶有打圈有喝棒有許多使人悟入處吾儒只會弄口舌口舌縱弄得伶俐作甚麼用處此正如佛家云別人弄了刀又弄戟件件弄到都不會殺人我家只有這把刀提起來便會殺人昔文殊師利往維摩處問疾文殊師利問維摩詰云何者是菩薩入不二法門時維摩詰默然無言拟手向本位立地文殊師利歎曰是真入不二法門者也今之講學若悟得此意便是進得一步今世豈有此等人哉

壬子年至京師是年冬聶雙江先生進大司馬先生

在部中每日散衙後卽遣人接良俊至火房中間
談先生但問吳中舊事與吳中昔日名德絕口不
及講學蓋這箇東西人人本來完具但知得者自
會尋得出何須要講況中人已下者但可使由之
又不必講惟可與言者始與之言此所謂因材而
篤正雙江之一大快也若今之講學者不論其人
之高下拈着便講而其言又未必有所發明其視
雙江與大周先生蓋天壤矣

陽明先生之學今遍行宇內其門弟子甚衆都好講
學然皆粘帶纏繞不能脫灑故於人意見無所發

明獨王龍溪之言玲瓏透徹令人極有感動處余未嘗與之交不知其力行何如若論其辯才無礙真得陽明身後慧者也

史一

壬子冬到都首謁雙江先生先生問別來二十年做得甚麼功夫余對以二十年惟閉門讀書雖二十一代全史亦皆涉獵兩遍先生云汝具下士人凡有資質者皆把精神費在這箇上蓋先生方談心性而黜記誦之學故也余口雖不言心甚不然之蓋經術所以經世務而諸史以載歷代行事之蹟

故六經如醫家素難而諸史則其藥案也夫自三代而下以至於今越歷既久凡古人已行之事何所不有若遇事變取古人成蹟斟酌損益庶有依據苟師心自用縱養得虛靜何能事事曲當哉尋常應務猶可至於典章儀式名物度數其亦可以意見處之哉故一經變故棼集則茫無所措遂至於率意定方誤投藥劑非但無救於病其人遂成疴痼矣可無懼哉

雙江先生在兵部時嘗欲托某修兵部條例蓋我朝不設丞相而朝廷之事皆分布六部凡歷朝大

典章大刑政但取六部陳年案牘查之事事皆在
若將六部案牘中有關於政體者一一錄出修爲
一書則累朝之事更無遺漏矣余觀兩漢有會
要唐會要宋各朝皆有會要大率卽此類也王守
溪筆記言我朝不設起居注而所謂左史記言
右史記事者皆闕恐後代修史無所依據殊不知
今皇帝臨朝原不曾有言凡批出旨意卽爲記
言所行之事卽爲記事也若各部條例一條則欲
放祖宗舊制易於檢尋且甚有關於作史雙江
此舉可謂極善會余補官留都刻日南下遂不克

就余歸後雙江尚在部中五六年不知曾有人與之了此一事否

鄭淡泉今言中載西楊誣方遜志語若果有此文貞爲千古罪人矣

宸濠謀逆時王晉溪在本兵時王陽明差南贛都御史方赴任至豐城聞變卽走吉安與太守伍文定檄會袁州臨江贛州四郡兵討之報至京師人情洶洶且外議籍籍皆云陽明任數其去留不可必晉溪力主其說以爲陽明必能成功朝廷不必命將出師時晉溪之壻侯莎亭爲某部主事八告